

《廊桥遗梦》续集

SLOW WALTZ IN CEDAR BEND

慢步华尔兹

(美) 罗伯·J·华勒/著

57
33

穿越天上人间的旷世痴恋，
直达有情人 的心灵边陲……



敦煌文艺出版社

慢步华尔兹

(美) 罗伯·J·华勒 著 谢瑶玲 译

SLOW WALTZ IN CEDAR BEND
OSCAR CLASSICAL ORIGAN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渥太德公司独家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慢步华尔兹

[美] 罗伯·J·华勒 著 谢瑶玲 译

责任编辑: 王君信 李红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址: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 x 1168mm 1/32

印张 7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80587-354-2/I · 325

定价: 14.80 元

•

第一章

“特立凡德兰邮车号”准时到站。在印度南部一个酷暑的午后，这列火车穿过丛林，于三点十八分驶进维鲁普兰站。当火车的第一声哨音远远地自乡间传来时，人们便开始挤向月台的边缘。被褥、篮子、婴儿，和老人等无法走动和走不动的，便被人潮推挤向前。

原来靠着一面污脏砖墙歇息的麦可·提曼也站直了身子，将淡褐色的背包甩过左肩。有一百个人想要下火车，同时也至少有两百个人想要上车，就像两条河流自相反的方向涌流。你若不挤上前就会被推向后。一个大腹便便的妇人在这阵冲击中几乎站不稳脚步；麦可扶住她的臂膀，扶她上了阶梯，然后在火车已开始移动驶出之际，他自己也跳上了二等车厢。

车轮转动，引擎拉动，以时速四十英里穿行过维鲁普兰镇的边缘。没地方坐，连站的地方也几乎没有。麦可以一手拉住头部上方的行李架，在火车

驶出棕色山丘进入绿色稻田时，自胸前口袋抽出了洁莉·白登的照片凝视着，再次提醒自己为何会在此处的原因。

怪异，奇特，全都有的。这道奇怪的弧线——一个男人背着背包自爱荷华州起，进入印度中心，寻找一个女人。洁莉·白登……洁莉……属于另一个人。但是麦可·提曼要她，强烈到胜于要他自己的下一次呼吸，强烈到不辞千里地寻找她。他不停地想着这整件事就像你以前在深夜的收音机上听到的那些歌曲。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谁知道。又是为什么呢？同样的答案。老套的达尔文原理。某种原始的、古老而久远的冲动，在骨头和基因深处低语那一个。于是就发生了：爱荷华州的一扇厨房门开了，当四十岁的洁莉自此进入时，麦可·提曼心中的门也开了。

那是商学院院长为一九八〇年新聘人员举办的秋季招待会。麦可因第二次得到传尔布莱特奖学金到印度进修刚刚返回而仍感受到时差，所以靠在院长的冰箱前，啜饮着这个下午的第二罐啤酒。他的目光游移过那些注视着他的脸庞，同时他还要回答一些繁琐的、关于印度的问题，忍受着周围那些学

术性闲谈的嘈杂声。

一个会计学者的太太已接管了印度质询。麦可对她投以百分之三十八点七的注意力，计划着逃亡路线，在她说话之际慢吞吞地喝了一大口啤酒。

“那里的贫穷不会困扰你吗？”

“什么贫穷？”他现在正想着波兰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因为他第三次读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已读到一半。

“在印度，一定贫苦不堪吧？”

“不会。我在南部，依我看来那里的人够丰衣足食的。你看太多那些关于天主教姐妹加尔各答内脏中穿行的电视节目了。”当他说“内脏”时，她微微惊跳，仿佛从未听过或不喜欢去想到这两个字眼。

“你看过眼镜蛇吗？”

“看过，市场弄蛇人的篮子里会放上一条。蛇的嘴部都被缝紧了，以免它造成任何伤害。”

“那它怎么吃东西呢？”

“它不吃东西，最后它会饿死。然后弄蛇人就到野外去再找一条来，再把它的嘴部缝住。就是那样。”

“我的天啊！真残忍，虽说我讨厌蛇。”

“是呀，世界各地的工作情况都在走下坡呀。另

一方面，那倒很像大学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用更粗的线罢了。”

会计师的太太眨眨眼，就像某些人在碰到疯子时会眨眨眼那样，然后又问：“你有没有看见那些赤身露体、在身上涂了白漆或什么的人呢？那不是很奇怪吗？”

“没有，我没见过。我想他们多半在北部吧。碧拿市——或者现在所称的瓦拉那西，像那样的地方。至于那是不是很奇怪，我不敢说，要看你的世界观和事业计划如何吧，我想。”

“洁莉·白登去过印度的，你知道吧？”比较经济学的资深教授抢在那会计师太太之前发言，引起了麦可的注意。

“谁？”

“吉恩·白登的太太。他就是那个新来的经济学教授，我们从印地安那大学聘过来的。”麦可听到车道路上传来一辆车的车门关闭声。那个资深教授转头望向窗外。“噢，他们来了，他们是一对很怡人的夫妻。”

白登？白登……白登……白登？啊，对了，吉恩·白登。他到印度去的半年前曾与此人面谈过，但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在他们进行聘任的面试时，她

和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出去看房子了。麦可本想在评估表格上写下：“标准，相当于老实或枯燥”。结果他还是写了：“吉恩·白登是最佳人选”。其实在意义上并无不同。

吉恩·李·白登三世走进院长的厨房，满脸笑容，握手，被人引介。洁莉·白登也面带微笑，身穿浅蓝色套装加一件长及臀部的同色外套，裙长及膝，套中高跟黑色长靴。微妙的洁莉·白登。

但还不够微妙。事实俱在。那张冷淡的贵族般的脸庞，漆黑如夜的发和姣好的肌肤。身材是古法语所称的 *rondeur*，有礼貌的作家会称为绝佳，而时髦的杂志则会为之失控的。灰眼看人时如飞矢，还有一种对男人的自信心，表明了她知道他们会什么又不会什么。她在哪里学到了那些简明的事实并不清楚，不过你不必和吉恩·白登在一起多久就知道那绝不是自他那里得到的。

教职员和其他种种注意力无法集中太久的人都撇开了印度，开始了第二个曲目，另一组标准问题。这一回针对的是白登夫妇，使麦可得以一人靠向冰箱，注视洁莉。

“你们喜欢旧金山市吗？”

“你们都已安顿下来了吗？”

“你教哪些科目呢？吉恩。”

“洁莉————好有趣的名字。”

院长的太太走过来了。“嗨，麦可。”

“嗨，凯琳，近况如何？”他和凯琳一向合得来，虽说老院长暗中希望麦可会卷铺盖走路，到任何地方都行。他的薪资颇高，主要是因为他在大学里已十五年了，所以亚瑟·韦寇院长宁愿要一个薪水较低又较好管理的人去坐麦可的位置。

但是凯琳在这些事务上却相当敬重他，而且他们很谈得来。浪漫情怀的消失是他们喜爱的话题之一。早几年前，她会在圣诞晚会上喝得薄醉，然后说：“麦可，你有睾丸，其他那些人都是太监。”他会搂住她，在她耳旁低声说：“凯琳，圣诞快乐。”越过她的肩膀，麦可看到会计系主任正盯着他们看。他这个系主任手握一杯未掺酒的水果潘趣，衣领上别了一枚绿星星，上面以红色鹅毛笔写了：“嗨！我是拉利——假期快乐！”麦可对他微微一笑。

有一阵子他唤凯琳为“女院长”。她很喜欢这称呼，甚至在一件T恤正面印上这几个字，并把它穿到秋季野餐会里去，而这正是个让教职员们打排球，并熟识彼此的场所。亚瑟院长深以为忤，此后便不肯再让她穿那件T恤。

当她把被禁穿 T 恤的这件事告诉麦可时，麦可说：“去他的蛋！”

凯琳听了笑道：“不大可能，亚瑟可是个顽固的守旧派，正经八百的。”听她这么说，麦可对于事事皆圆满的信心又消失了一部份。凯琳五十三岁了，但心中仍有火焰，而且相当炽烈——他猜疑。他觉得那实在是很可惜，更别提浪费一个好女人了。他不禁想着，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多错配的姻缘？

他和凯琳谈了一会儿。麦可的目光越过她，落到洁莉·白登的后脑上，揣测她的头发是否真如所见那样多，又想着不知揪住一撮她的秀发，并在此时此地将她按向院长的餐桌上会有什么感受。不知为何，他觉得她可能会欢笑出声，且顺从地弯身——如果他敢于一试。

凯琳·韦寇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说：“你见过洁莉·白登了吗？”

“没有，还没有。”

院长夫人伸出手扯扯洁莉的衣袖，将她从席卷着她的乏味烟雾中解救出来。院长的太太只要想，便可以这么做，而且她们常常这么做，留下一小圈人手握玻璃杯，愚蠢地眼看着他们的焦点之物被生剥了去。他们应该在纪念册上记下这一笔才对。

洁莉·白登转过身来。“洁莉，让我向你介绍麦可·提曼。我们院里若是有什么难以控制的人，那就是麦可。事实上，他可能是这片产业的唯一所有人。”

洁莉伸出手，他握住了。“提曼博士，为什么你难以控制呢？”

“叫我麦可就行，如果你不介意。我不喜欢头衔。”他说着，微微一笑。对于他花了九年研究各种中世纪机构才获得的学位，他竟如此轻松抛却，这使她嫣然一笑。“此外，我正好相信自己是极易控制的，只不过凯琳与其他人不作此想。”

凯琳拍拍他的臂膀便走开了。洁莉·白登望着他。“我记得我们为吉恩的面试到这里来时，他提起过你。某个教职员告诉他说你很特别之类的。”

“很难缠吧，也许。有很多人将此误解为特别。”

“如果我没记错，他自面谈回来后说你是个正常且理想的同事，那天他还说他渴望与你共事呢。那听起来不大像是难缠。”

麦可觉得胸口有点紧，需要呼吸的空间。“听说你在印度待过。”

“是的。”她说话之际，他注意到那双灰眸闪烁着某种光芒，望向右侧，望向另一个地方，似乎她

一时迷失在另一个时空中；他自己也时常如此。

印度。想到这个地方，各种不同的气味和倏忽而逝的影像在一刹那间向她涌回，总是同样的气味和影像——茉莉花在孟加拉的晚风中，棕黑的手滑过她的胸前，沿着她背部的曲线游移，一个男人弓身进入她时的气味。还有他在那些柔软且瞬间消逝的时刻中所说的话：

……我以前曾弹过这支歌曲吗？

在我记得的任一辈子都不曾。

……我会再弹这支歌曲吗？

在未来的任一辈子都不会。

“我刚从那里回来。”麦可说。

“第一次去吗？”无论她方才置身哪个时空中，洁莉急速让自己转回，望向她放在餐桌的杯子。

“第二次，我一九七六年时也去过那里。”

“你一定很喜欢那里吧？”她笑笑，微仰起头。
“我注意到你的衬衫口袋鼓起的香烟，这里可以抽烟吗？”

“得了吧。不过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在院长的车道上将烟屁股踩熄。他会气死的，所以我到这里来

时通常至少要踩它一根。”

一个比洁莉·白登理智的人一定会婉拒这邀约的。理由是这样不大好之类的，尤其是对一个新聘教授的妻子而言。可是洁莉却将头朝门微微一偏，说：“走吧。”厨房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院长将大家召到客厅去了，而除非有医生证明，否则出席便是必要的。

他们坐在院长的后门阶上。她接过麦可为她点好的烟。他问道：“你何时到印度去的？又待了多久呢？”

“好些年前了，我在那里待了三年。”

她有点含糊其辞，令他有些好奇。“哪个地区呢？”

“多半在东南部，彭地治利。”

“我听说过，但从未去过。原本是法国属地的古城，对吧？”

“是的。”她对着院长的杜鹃花丛吹出一口烟，没有再多说。

“喜欢那里吗？”他说：“真蠢的问题，必然是喜欢才会待上三年的。”

“时好时坏吧。整体说来，相当不错。我是为了人类学的硕士论文到那里去做研究的，结果就对印

度着了迷。从未把论文写完。”

“有时就是这样。人们对印度的感觉可分为两种：爱它或是受不了它。我是属于前一种的。”

他们相隔约只一尺而坐，她转头看他。“我也是。”

“你们怎么认识的，你和吉恩？”

“我自印度返回后，想留在印地安那大学附近，虽说我已放弃了学位。所以我设法得到经济系秘书的工作。吉恩那时才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是系里的助教。他对我总是很有礼貌，穿着昂贵的套装，写一些主题奥秘的论文；我虽看不懂，但总是尽职地为他打字。当时我十分迷惘，有些怅然若失。当他向我求婚时，我想不出什么拒绝的理由，所以就答应了。”

麦可倾听她的叙述和她的口吻。她嫁给吉恩·白登是因为她想不出不嫁他的理由，那真是个奇怪的说法。如此靠近她，那双灰色眼眸凝望着他，使他先将先前把她按到院长餐桌上的想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新计划包括将她衣服脱光，也脱光他自己的，然后搭乘头等舱在那种璀璨的光耀中一路飞向西印度的塞昔耳群岛去。一到那里，便是一举且永远地投入了放浪的涅槃中。他肯定若是洁莉·白登站在丛

林瀑布下，头发上插一朵红色芙蓉的模样，一定会比现在更美、更好看的。

“那是多久以前了，你何时结婚的？”他一问出口，脑中便有个声音呻吟道：“提曼，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没必要知道这个，而且你也太迫不及待了——你才刚认识这个女人呀！”他站起身，在院长的车道上把他的烟踩熄了。换了别的地方，他会把烟弄熄后再把烟蒂放入他的口袋里，可是在院长的车道上就不然了。麦可在此就像只老狗，伸展其领域，务必留下一点什么让亚瑟去嗅。

她走向她的车子，将烟蒂放到车内的烟灰缸里按熄。“吉恩看到烟蒂会抱怨不已的。我们离开这里时，他一定会对我说教一顿，而且等我们一到家，他就会在车里喷空气芳香剂的。”她望着他，微咬着下唇。“吉恩和我结婚十年了。我想我们最好到屋里去吧。”

他动手将领带扯掉。“你去吧，我要回我的公寓去，和约瑟夫·康拉德一起放松一下了”。

“幸会。”洁莉·白登说。

“我也一样，回头见了。”

她笑笑。“当然。”

麦可想着塞昔耳群岛的瀑布会是十全十美的。

十五个月后，他坐在“特立凡德兰邮车号”上，驶向印度南方，到他从未到过的地方去寻她找。

第二章

一九五三年仲夏，一个叫达科他的遥远之处，闷热的风使得油腻的衣服粘贴在身体上。麦可·提曼当时十五岁，弯身趴在一辆车的车盖下；那是卡德镇第一银行的艾莫·尼森的车子。T恤紧贴在背上，脚趾头几乎未碰到水泥地面的他，倾听引擎的不规则转动声，调整散热器，又一次倾听引擎慢慢恢复正常的声音。

“麦可，快把那辆见鬼的车修好，我们还有三辆要修。”他父亲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威士忌酒瓶埋在身上那件灰色条纹的工作服后侧挎袋中。

在外头的加油处，他母亲正在为一辆载谷的大卡车加油，用手背拭着汗。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在提曼的“德州石油”加油站，充满了浊重的气味和剥落的绿、白两色油漆。前方是十六号公路上吵闹的汽车来往声；旅客们将行李堆放在车顶上，都忙着赶去看拉须莫山的总统巨脸石雕。